

新闻
第一人称

也许父爱没有母爱那样的细腻如水,但我们都是在那一双强劲有力的臂膀庇护下长大。那是深沉的爱,或许极少宣之于口,只是在那一举一动、一步一行中,我们能感觉到它的分量。在即将到来的这个父亲节,叫一声“爸爸”,说一声爱。

父爱如山



多庆幸，自己还有机会尽孝心

我的父亲是一个本本分分的农民，一生为家奔波劳碌，甚至一辈子未走出过生他养他的村庄，除了今年年初，我只身带着他去石家庄看病，也算是“看了看”外面的世界。

父亲自幼家中贫困，连初中也没读完，更不会理解还有“父亲节”这个节日。所以更多时候，我都是“背着”他在QQ中留下他永远看不到的祝福。

六年前，父亲患上了面肌痉挛症，常年在外求学的我只是回家时偶尔感觉父亲有点异常，也并未在意，父亲也一直拖着。可眼看越来越严重，今年二月份，我便只身带着父亲去了石家庄，找了最好的医院，而且在那里，还有叔叔、婶婶帮忙照顾着，自己也很是放心。

可知道父亲要做开颅手术时，自己害怕了。手术当天早上六点醒来，心里就开始忐忑不安。去医院的途中，叔叔一直给我讲他的股票，我却一点都没听进去，句句敷衍着。心里只要一想到要做开颅手术，毕竟父亲的病再怎么也说影响不到生命，只是难看，就开始后悔。再想想，托了人，做了准备，临时放弃，也太可惜了。而纠结直到父亲被推进手术室那一刻才结束。但长达5个小时的手术，尽管已过去了近半年，可手术室外，自己彷徨无助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在手术室外站着，叔叔跟我谈天说地，我只是心乱如麻。站一会蹲一会，手术室外全是人，担心烦躁，彷徨的情

感充斥在整个手术室外，那些明明很紧张却装作若无其事继续谈笑风生的人们竟开始让我厌恶，我一直安慰自己静下心来，没事的，一会就出来了。

刚开始还有点效果，可过了三个小时后，自我安慰开始起反作用。时钟一秒秒敲打在心头，父亲曾经的一幕幕也在脑海中闪现。每次回家都给我做好吃的，干活的时候却从来不叫我，父亲的笑容、叮嘱都在眼前耳边久久萦绕。而自己甚至未给他端过一次洗脚水，做过一顿饭，更不用让他从儿子这享受点什么。

瞬时间，想哭却哭不出来，猜测父亲可能出现的意外，无助的我唯有祈祷父亲能得眷顾，发誓如果父亲能顺利出来，便好好孝顺他，不再跟他顶嘴、闹别扭。

可一辆辆的手术车出来，依然没有父亲的踪影。一样的绿色手术单，一样的手术车，每每以为是我父亲出来了，可总是他，我焦急万分却无能为力。

直到5个小时之后，听到父亲名字的时候，我急急忙忙跑进去，握紧父亲依然温暖的双手，听着父亲因麻醉还说不清楚的话语，才如释重负。

现在回想起来，短短的五个小时，却让自己深深体会到在父爱庇护下，自己是多么的幸福。今年父亲节，自己可能又不能回家了，但我会打上一通电话，就像他叮咛我一样嘱咐他两句，您的健康，就是儿子最大的福气。

孙凯 口述
本报记者 董惠 整理

我的老爹

爹是一位农村的泥瓦匠，一辈子站在太阳底下与砖头瓦块打交道，所以他的皮肤特别黑，娘经常奚落他“掉到碳里找不着”。他的大手被砖石磨得又粗又硬，还经常挂着一层洗不掉的泥；几十年站架板的高强度工作，透支了他双腿的健康，才六十出头的人上下楼梯就有些困难——不得不用手使劲把着楼梯护栏，让人看着有些心酸。

爹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当时的农村很贫穷，人们想尽各种法子走出去。爹却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家庭的重担，全力支持他的大哥——我的大伯参军。我爷爷原是某国企的一名正式工人，病退时可安置一名子女接班，爷爷原打算让爹去接班，但爹考虑到自己的三弟从小身体孱弱，不爱干农活，又把接班的机会让给了他。爹从此死心塌地留在了农村，而六十多岁的他还在为生计奔波，但他却无怨无悔。

爹能挣钱，但他兜里从不多装钱，通常都是三块五块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又不花钱，装钱干什么？”爹挣到的钱总是如数上交母亲，全部用于家庭开支，对此爹不但没有怨言，还经常开玩笑说：“男人是攒钱的耙，女人是存钱的匣。”而为了给奶奶治病，一次花去上万元，爹连眼也不眨一下。爹这种朴素消费观和为家庭负责的态度深深地影响了我俩，使我们俩从小就懂得尊老爱幼、节俭持家。

如今爹老了，腰有些佝偻，可仍忙碌在建筑工地上。我时常对他说：“爹，别干了，该安享晚年了。”可他却说一闲着心里就不舒服。其实，我知道他这是为了尽可能地减轻我们做子女的负担，因为我偶然听到过他和母亲在算帐：大体内容就是他们能活到多少岁，每年得花多少钱，他们得需要攒多少钱才够，包括应付意外的出现。这几年我和弟弟陆续成家、买房，手头紧，从没向爹交过养老金，爹反倒隔三岔五地支援我们，还常说：“我和你娘上了年纪，花不动钱了；你们年轻、事多，拿去用吧，花了才是钱啊。”对此，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这是父母亲的养老金啊！

古人总结：子欲养而亲不待。我真害怕这种悲剧会在我身上重演！我多么想把您接到身边，让您也和城里的老人一样，每天早晨提着鸟笼去公园转转；多么想带您去坐坐飞机，到祖国各处看看；多么想我们每天都能一起围坐在饭桌旁，像儿时一样……爹，您一定得注意身体，让我这些梦想成真！

昌邑市奎聚小学 李兴丽

是父亲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出生的第四天，就被父亲抱回了家。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当年，把我抱回家后，由于妈妈没奶喂养，看着怀里饿得哇哇叫的我，父亲着急之余，跟家里亲戚商量后，当即拜托婶婶专门给我请了个奶妈，喂养我长大。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时，父亲还在居委会上当会计，家里并不富裕，但父亲仍然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我。那时候，好吃的，好穿的，总让外人看着羡慕。

父亲一生都为人正直，和善，即使跟母亲，也极少看到他红过脸。对于我，他亦是如此教育。还当会计那会儿，办公室里即使一张信纸、一支油笔也从未带回家给我。他常常说着，爹有钱了，咱自己买。除此以外，也是人活着，不求有大作为，但求健康康康、平平安安。

对于我的身世，父亲也没有刻意隐瞒。而我自打懂事开始，也常从邻居口里听到只言片语，但因一直怕伤害到父母的感情，自己在家也讳莫如深。

渐渐长大了，我开始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父亲才有意无意的提起我的身世，但通常情况，也更像是闲聊着再平常不过的家中琐事，而且当时嘴里还不忘重复几句“女儿都长这么大了，还是告诉你好”。每每此刻，我心里明白，父亲自打决心抱我回来，就没打算把我当成抱来的孩子，也就更没什么好隐瞒的。

18岁时，我去了潍坊当地一家橡胶厂上班，但橡胶厂距离我家足有10公里远。由于常常需要上夜班的关系，父亲无论多晚都接我回家，有时晚上下起大雨，他也是披着雨衣躲在一个角落里，等我下班，



刘丽华和她父亲。

接我回家。每次看到他小小的身影瑟缩地站在雨中，我都会想，父亲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女儿无以为报。

后来，父亲也因居委会做了调整，一直待业在家。当时因为家里穷，经常入不敷出，父亲那时也常常外出拉大车、干各种苦力活来补贴家用。而直到后来，只要他手里攒了点钱，也会偷偷塞给我。每个周末他也总会买上各种好吃的吃食，等着我回家。

长大了，我结了婚，有了儿子。老父亲也是买菜、做饭、帮忙照看小孩，一直未闲着。

现在父亲已是八十八岁高龄。一辈子，他拉扯我不容易，没法说感激。四年前，我搬到老父亲家，跟他住在一起，只希望老人孤单时，女儿能常伴在侧，略报养育之恩。

潍坊福寿街社区 刘丽华 口述
本报记者 董惠 整理

□下期话题

端午情思

端午，仲夏登高，顺阳在上，五月正是仲夏，它的第一个午日正是登高顺阳天气好的日子，五月初五得名“端阳”。

端午，对有些人来说，它是一段故事，里面有汨罗的江水，有竞渡的龙舟，有忠诚的臣子，有朴实的人民，就连楚国的鱼儿都显得格外有历史、有人情味。对有些人来说，它是一段记忆，有青青的菖蒲，有甜蜜的粽子，有五彩的丝线，有祖母的香包，就连都有童年香糯的味道。

今年的端午，你想到了什么？欢迎您参与到“新闻第一人称”中来，投稿至guan-zhu-weifang@163.com，也可联系18678086893，周四，让潍坊的读者听您的故事。